



顶岗支教通讯

LeShan Normal University

主办：乐山师范学院教学部 顾问：汪天飞 主编：刘瑶瑶 编辑：刘夏 李淑婷 覃瑀

编者寄语：当支教日历翻至尾声，粉笔灰在黑板上写下倒计时，纸飞机载着公式与梦想掠过窗台，蒲公英在课后操场扬起绒羽般的约定——此刻的每一堂课、每一次谈心，都在为教育的年轮刻下温痕。那些藏在粉笔末里的坚守、飞掠过黄昏的童真、踩碎夕阳的约定，早已让教育成为双向奔赴的旅程：你用知识为他们折起远航的纸翼，他们用眼睛里的星光，照亮你关于“坚守”的答案。

支教之旅 一生的春天

雷波县巴姑乡小学的操场，六月的烈日蒸腾着热气，最后一朵蒲公英绒球在风中摇摇欲坠，像一颗悬而未决的心。我蹲下身，指尖触到绒毛的瞬间，仿佛被记忆烫伤——几天前，孩子们追着校车奔跑的身影，沈英嘶哑的“老师记得看蒲公英”，龙阿玉挂在我脖颈的花环上露水未干，凉得像隔夜的泪。

离别的前夜，宿舍闷热如同蒸笼。行囊在墙角沉默着，里面塞满了二十九个胀鼓鼓的信封，像装着整个巴姑乡的心跳。我辗转难眠，索性翻开手机相册——三月的风雪裹挟着冰粒撞在玻璃上，窗外是灰白萧索的山谷；四月孩子们在初生的蒲公英丛中追逐，笑声震落了索玛花的花瓣；五月的雨声中，甲拉阿春在作文本上画下飞往乐山的蒲公英航线；六月的镜头摇晃得厉害，只因按下快门的手在颤抖——那些提前到来的告别，猝不及防碾过三个月的时光。三月十号的冻土层，六月十二号的酷暑天，九十二个日夜短得只够种下一场梦，却让我在离别的砧板上尝尽了爱别离苦。

初抵巴姑乡那日，越野车在冰壳覆盖的山路上艰难爬行。推开教室门，寒气刮过脸颊。二十九个瑟缩的小身影挤在教室里，指尖冻成红萝卜的甲拉史油却将《新华字典》紧捂在胸口，仰头时呼出的白雾几乎灼烫：“老师，乐山的风……也这么冷吗？”课后，我领着这群“小雪人”在荒芜的操场撒下蒲公英种子。柳英兰踮脚把最饱满的一簇绒球塞进我手心：“这是春天的船票喔！”冻土之下，第一颗渴望破土的梦已悄然发芽。

待第一株蒲公英在晨光中舒展绒毛，整个操场变成了流动的实验室。阿都鲁英将野草莓汁染红的绒球系在窗框：“这是寄给山外风的信！”就连最野的阿牛也有了诗人的心——他偷偷将种子塞进校长摩托排气管，欢呼“让铁马带蒲公英去旅行！”课堂的边界在春风里消融：数学课上我们计算蒲公英种子的播撒轨迹，语文作业是写给十年后自己的“绒球信”，连体育课都化作“追风者大赛”。

雨季裹挟着山洪而来。雨水从屋顶裂缝灌入教室，在斑驳的水泥地上砸出浑浊的鼓点。我们搬来搪瓷盆接水，水花四溅中，阿都鲁英突然甩开湿透的袖子，转身在黑板上画出一株顶天立地的蒲公英。二十九双小手在昏暗中举起各自的珍宝：蜡笔画、橡皮印章、纸折的千纸鹤。夜里，柳拉星抱着褪色的布娃娃钻进我宿舍：“老师，娃娃说今晚要陪蒲公英睡觉。”甲拉特作摊开被雨水润湿的奖状，钩住我的小指：“等考上大学，我们回来看看蒲公英田好不好？”阿牛把一颗刻着“风”字的鹅卵石塞进我枕下，沉默的重量胜过千言万语。

离别前夜，我伏在灯下看每个孩子写的祝福卡。柳拉星的信封散发着野山椒的辛香，拆开是“吉米老师，我想哭了。”；甲拉特作的信封别着一朵干索玛花，稚拙的铅笔字写着：“风会把我的信吹进老师梦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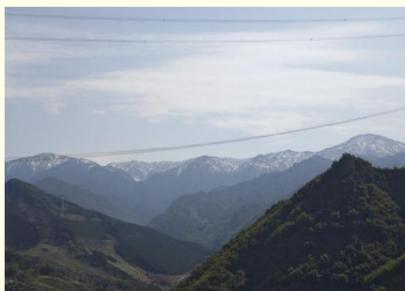
此刻我抚摸着干燥的绒球，突然听见群山间的回声：“老师你看——风越大，我们越要飞给你看！”原来教育的真谛并非单方面播种，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点燃。冻土里埋下的何止是种子？那是二十九个孩子为我栽下的永生春天。那些课后操场上的歌声，袒露心事的私语，早已化作血脉里的季风——每次在都市的喧嚣中驻足，总有绒球般的笑声自记忆深处浮起，提醒我某个平行时空里，我们永远奔跑在蒲公英漫舞的山坡上。

山风起时，千万柄小伞奔赴天涯，而所有看似离散的轨迹，终将在辽阔人间，完成一场盛大的重聚。

撰稿人：吉米牛牛莫（文学与新闻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巴姑乡中心校



西宁支教赋



川南胜地，雷波名邦。西宁古镇，屏山马边，两水相傍。群峰罗列，如翠屏簇拥；高岭入云，似青簪列张。

中心校内，书声朗朗；杏坛之上，绛帐飘香。时维六月，序属盛夏。惠风和畅，白云出岫以舒卷；嘉木繁阴，清泉石上而丁香。登斯台也，则见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；临舍而望，童子负书，采茶打笋，歌满山间驷道。

地灵人杰，物华天宝。西宁河蜿蜒如练，七溪汇流而入马边江；城墙岩崔嵬若屏，峻岭环抱而拱中心校。陵园肃穆，松柏长青；碑碣巍然，英魂永存。激励后学，传承不息。

阿依运球如飞，吉克投篮似箭；尔古挥毫写风语，阿木捧卷诵云章。童心无忌，若星汉之灿烂；师心沉醉，如醴酪之芬芳。

嗟乎！支教之行，杏坛传薪，绛帐流芳。三尺讲台育桃李，师生携手探文章。川南毓秀，灵韵悠长，愿借西宁星月，共展鲲鹏之翼；同汲两水烟霞，齐书奋进新章。承蒙世界馈赠，润泽吾心以成长，淬炼岁月而升华。待雏凤凌霄日，栋梁擎天耀八荒！

撰稿人：罗翔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西宁市中心校



藏在生日愿望里的告别

离别的倒计时牌在心底无声翻动，因期末考试迫近而不得不离开莫红乡中心校的那周，失眠成了夜晚的常客。月光透过宿舍斑驳的窗棂，总能将回忆拉得很长——操场上奔跑的身影、黑板前此起彼伏的“老师好”，学生齐刷刷对我微笑的模样，此刻都化作细密的针，轻轻刺着心头。于是我不断翻看着我的相册，看我从来到到结束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，心里面始终舍不得离开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

推开四年级一班教室门时，迎接我的是孩子们清脆的“吉打老师，快闭眼！”。一双小手从后面蒙住我的眼睛，我微弯下身子配合。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，彩纸摩擦的窸窣声、压抑的窃笑，都成了神秘的线索。我知道，这群平时闹腾的孩子们，给我准备了一个大“惊喜”。当掌心触到熟悉的黑板，孩子们齐声喊出“睁眼”，漫天飘洒的自制彩花落在我肩头，粉笔书写的“吉打老师，你辛苦了，下次再来教我们”在阳光下格外耀眼。那些为备课熬红的夜、因调皮学生皱起的眉，在这一刻都化作滚烫的泪，顺着脸颊肆意流淌。

最后一节课变成了心与心的狂欢。我们围坐在课桌旁，他们分享着第一次学会跳绳的喜悦、被萤火虫吓哭的糗事。我哽咽着感谢他们用纯真点亮了我的支教岁月，而他们却用稚嫩的手为我擦去眼泪，说“老师别哭，我们会写信的”。放学铃响了又响，谁都舍不得率先起身，仿佛只要赖在这间教室里，离别就永远不会到来。

那几日，办公桌上的纸花与信件越堆越高。折成爱心形状的信纸上，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“老师你走了就没有人给我们教英语了”；用树叶拼贴的画里，戴着眼镜的老师牵着一群孩子在彩虹下奔跑。为了给这些学生留下甜美的回忆，我跑到村里的小卖部买来冰激凌。

三年级的孩子们举着融化的甜筒，突然自发排成队列。平日里最腼腆的吉朵拉合涨红着脸起调，全班便跟着唱起跑调的《奔跑》，奶声奶气的歌声撞在教室墙壁上，又轻轻落进每个人心里。他们摇晃着脑袋，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，仿佛要用歌声把我留在这片洒满阳光的教室里。而五年级的女生们却安静得让人心疼。当我把零食和冰淇淋分发到她们手中时，平时最活泼的吉黑拉雨突然别过脸去，肩膀微微颤抖。课后她红着眼眶，强忍着泪水往我手里塞了个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是她们用课余时间编织的五彩手绳。“老师，你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，你要记得我们。”她们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却固执地冲我露出笑脸，那笑容里藏着比年龄更成熟的不舍。

最让我揪心的，是四年级的甘里则。倒数第三天的黄昏，斜阳把四年级一班的窗台染成蜜糖色。当其他孩子背着书包嬉笑着跑向操场时，扎着歪歪马尾辫的甘里则拉住我的衣角，像只受惊的小鹿般垂下眼睛：“吉打老师，昨天...是我生日。”她绞着褪色的衣角，声音轻得几乎要被穿堂风卷走。我蹲下身时，看见她指甲缝里还沾着做彩花时的金粉。这个总爱坐在教室后排的女孩，此刻睫毛上闪着细碎的光：“我的生日愿望...是你能一直教我们。”风突然停了，窗外老核桃树的影子凝固在斑驳的墙面上，她这句话却像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在我心里掀起惊涛。

那天晚自习，我翻出支教日记，发现第一次见到甘里则的记录：2025年3月20日，这个总低头的小姑娘，连课本都不敢摊开在桌上。而如今，她会在作文里写下“老师教的英语单词，我真的很喜欢”，会主动帮同桌讲解数学题。原来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蜕变，只是告别来得这样猝不及防。

最后一节课的游戏环节，甘里则始终攥着我的手。当她在“真心话大冒险”里抽到说出心愿时，全班突然安静下来。小姑娘涨红着脸，声音却前所未有的清晰：“希望吉打老师的期末考试顺顺利利，等我考上县城的初中，一定去看你！”教室里先是短暂的沉默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临走前整理课桌，在课本夹层里发现甘里则的信，歪歪扭扭的字迹浸透了泪痕：“老师你是第一个夸我的人，我希望你会回来。”信纸里还夹着朵干枯的索玛花，花瓣边缘泛着褐色，却依然倔强地舒展着。

支教的最后一班岗，是眼泪浇灌的成长课。当我和另外一位支教老师坐上校长的车碾过蜿蜒山路，后视镜里渐渐缩小的身影仍在拼命挥手，那一刻眼泪终于再次掉下。于是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：篝火将熄时，总记得第一晚围坐的温度。原谅老师没能让你们学会多少知识，看到你们在车窗外对我挥手，我的鼻子止不住的发酸，终究还是不争气的留下眼泪。但“阿依（孩子）”们清亮的读书声，会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回荡。山高水长，愿我们都能成为照亮彼此的火把。从初见时你们害羞的模样，到分别时哭红的眼眶，一封封离别信，让我的心里感到温暖。谢谢你们喜欢我，彝家的日子像被月光浸泡过的露珠，澄澈又珍贵。漫山遍野的野花，都藏着我们共同的秘密。别怕离别，我们本就同饮一江水，共沐一山月，老师永远在你们成长的路上，等你们用日诺方言，说出更辽阔的未来。

这一刻，三年级的歌声、五年级的手绳、四年级的生日愿望，都成了永不褪色的记忆。我终于懂得：离别不是终点，那些共同书写的故事、悄悄许下的心愿，早已在彼此生命里种下了永不熄灭的星光。

撰稿人：吉打留牛（文学与新闻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莫红乡中心校

当粉笔灰落在肩头



初至凉山时，我立于教室前，带领孩子们朗诵新课文，但声音落如一片寂静，无人应和。我反复示范，口干舌燥，他们只是怯怯盯着我，像一群受惊的小鸟，眼神里藏满了陌生的疏远与不解。粉笔灰无声地飘落在讲台上，也落在我肩头——那时只觉这启蒙的微尘，堆成了心头的灰茫。

后来我明白了，语言隔膜之外，知识、课堂，甚至是“我”这个外来者，都横亘着无形的墙。从此，我放弃了声嘶力竭的单向呼喊，开始以行动为无声的沟通语言。晨光初染山梁，我第一个踏进校园，洒扫教室，擦净黑板；黄昏薄暮，我挽起裤脚，跟着孩子们一起下地；更有一回大雨初歇，我脱掉鞋袜，踩着湿滑泥泞的土地，蹲下身来，以树枝作笔，在泥泞的土地上一笔一划写起字来。孩子们围拢过来，看我一笔一划在泥地上刻出字痕，先是沉默，然后一个孩子试探着也拿起树枝，最后竟有稚嫩的童音跟读出声来。泥水裹着我的脚踝，冰凉入骨，可我心头却如春潮初涨——这泥泞中的书写，竟是穿透隔膜的第一缕真实的光亮。

离别的日子渐近，某日清晨我步出宿舍，发现已有几位学生早早到了学校，正拿着扫帚清扫操场。扫帚划过地面沙沙作响，稚嫩的身影在初阳里跃动着，认真而专注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自己曾经在泥地里写下的字，已悄然长出了翅膀。那些无声的劳作，那些泥土上的书写，原来并非被风吹散，而是化作了沉甸甸的种子，在孩子们的心里悄然萌芽——原来行动本身即是播种，且那无声的示范，已在另一片心田中结出新的芽叶。

教育的本质，从来不是知识在口头上的空中楼阁。粉笔灰飘落肩头，双手沾满泥土，脚步踏过泥泞；只有当教育者自身化作承载知识的泥土，最贫瘠的土壤才能翻涌起思想的春潮。我深深懂得：真正撼动世界的教育，绝非语言在唇齿间翻飞的幻术，而是生命渗入生命、行动唤醒行动的无声交响。

当那些沉默的孩子拿起扫帚，将校园拂拭得如同明镜之时，行动教育的种子已悄然在群山深处扎下根须——这不正是人类精神得以薪火相传的永恒根系么？

撰稿人：易子涵（文学与新闻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莫红民族小学



蒲公英的约定

山里的风总是带着几分野性，掠过操场时，便惊起一片毛茸茸的蒲公英。它们轻盈地浮在空气中，像无数个未完成的梦，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边。孩子们追着那些飘散的种子，蹦跳着，呼喊声，仿佛那些小小的白色绒球里藏着通往远方的密码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红扑扑的脸颊和亮晶晶的眼睛，忽然明白：教育或许就是这样一阵风，而我们这些支教老师，不过是轻轻一吹，让那些沉睡的种子飞得更远些。

三个月前，我初到金沙镇中心校时，尚未懂得蒲公英与风的默契。那时的我，只知捧着英语课本，按部就班地讲解语法、纠正发音，以为知识的传递不过是黑板上的板书与作业本上的红勾。直到某个傍晚，我在操场边批改作业，几个孩子怯生生地凑过来，指着蒲公英问我：“老师，这个用英语怎么说？”我写下“dandelion”，他们便一遍遍跟读，稚嫩的声音在山风里打着转。后来，不知是谁吹散了一朵蒲公英，白色的絮丝漫天飞舞，孩子们欢呼起来，追着那些飘远的种子跑远了。

于是，课后的时光渐渐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。放学铃响后，我常常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游戏，将英语单词编入跳皮筋的童谣里，或是模仿动画片里的对话，引得他们哈哈大笑。有时，我们也会安静地坐在台阶上，看夕阳把远山染成橘红色。一个叫小禾的女孩曾指着天边的云问我：“老师，山那边是什么样子？”我告诉她，山那边有高楼、有大海，还有更多像蒲公英一样等待乘风而起的故事。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蒲公英种子，认真地说：“那我要像它们一样，飞到山外面去。”她的眼神清澈而坚定，像一泓未被尘世沾染的泉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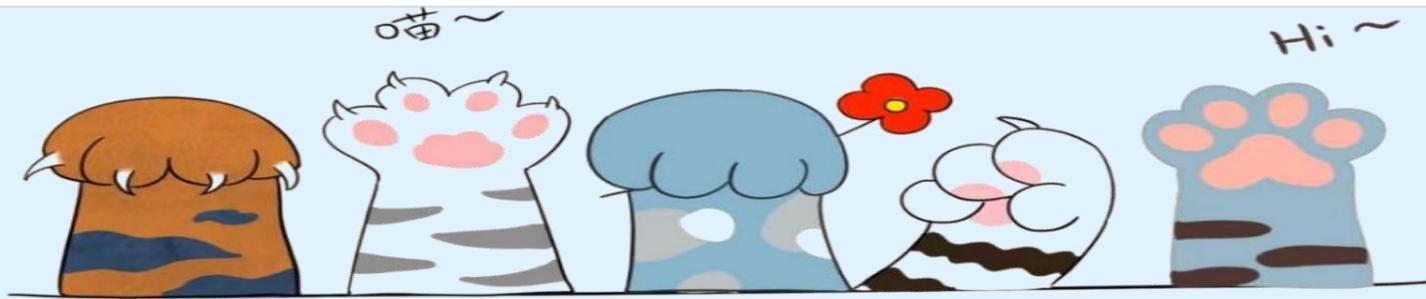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蒲公英的约定里，也藏着成长的重量。随着期末临近，课业压力如影随形。许多孩子天不亮就赶到教室背书，晚自习后还攥着单词本不肯离开。有个叫阿杰的男孩，总在课后追着我问“这个句子怎么读”“那个语法怎么用”，他的练习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笔记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拼命，他低头搓着衣角，半晌才说：“我怕飞不起来。”山里的孩子早熟得让人心疼，他们比谁都清楚，唯有拼命奔跑，才能追上那阵本该属于他们的风。

离别的日子越近，操场上的蒲公英越发茂盛。孩子们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，课后总爱拉着我的手，一遍遍确认：“老师，你走了还会回来吗？”我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，只能指着那些蒲公英说：“你看，风来了，它们就要飞走了。但飞走的每一颗种子，都会在新的地方扎根。”他们似懂非懂地点头，然后突然跑开，不一会儿又捧回满满一把蒲公英，笑嘻嘻地递给我：“那老师先帮我们保管着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你再还给我们！”

或许，支教的真谛就在于此。我们不是永久停留的风，而是那一瞬间的托举，让那些渴望远方的种子有机会挣脱土地的桎梏。蒲公英的约定从来不是永恒的陪伴，而是相信——相信每一颗被风吹散的种子，终将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破土而出。当某天，这些孩子真的走出大山，站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回望童年时，或许会记得某个午后，有个老师曾指着蒲公英说：“看，那就是你们将来的模样。”

而此刻，山风又起。无数白色的小伞腾空而起，掠过操场，越过校墙，朝着远山之外飘去。我知道，其中一定藏着某个孩子的约定。

撰稿人：陶彦钡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金沙镇中心校



如果风有记忆



三个多月前伴着月色踏入拉咪乡中心校的画面还清晰如昨，孩子们的欢笑声抚平我们夜色的疲惫，如今却要在装满粉笔灰的行囊里，收拾起那些沾满欢声笑语的时光碎片。

梦想，是生命最动人的花苞。支教老师，赋予的意义太重，孩子们每一声老师不断让我唤起教学的热忱，支教的意远不止知识传递，更是心与心的碰撞与交融。课后，我和海来老师陪伴孩子们诵读单词、课文，渐渐的，彼此间的距离悄然拉近。孩子们打开话匣子，抛出一连串好奇的追问：老师，大学是什么样的，你能说说吗？老师我们以后能上大学吗？老师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于是，“My dream”成为我上的第一节兴趣课，为了了解同学的梦想，在课前我布置一个特殊的作业——写一写我的梦想，在未来大家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在课上同学们比以往更加专注，“teacher，这个单词是老师吗？”“对，teacher是老师的意思”，“那我以后要成为一名teacher”，“摔跤王，老师我要成为彝族的摔跤王”“老师，我以后想当一名医生，救死扶伤”“老师，那我要当厨师，给家人做好吃的饭”……课后一颗名为梦想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播种发芽，勤劳的孩子们用努力不断浇灌，直至开出属于自己的生命的花，就像《布鲁克林有棵树》中的天堂树，“无论种子散落何处，都会长出一棵树，向着天空，挣扎向上。”

探索，未知世界的航向。在课堂上，我分享关于“linkspotos”博主的视频，他用相机记录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，用语言解读每一个独特的地方，冰岛的朦胧白雾、新疆的广袤豪情、挪威的童话风光……视频结束时，我轻声说：“世界很大，也很精彩，虽然视频会结束，但探索永不停步，希望你们成为自己人生航船的船长，自由、肆意的寻找你们的那片海洋，而我，会像岸边的灯塔，照亮你们这段旅程。未来若觉疲惫，记得这里永远有一束光为你们而亮。”

最后一节课，当我推开门，坐在右边的孩子突然撒下花，创造了独属于我们的回忆时刻。孩子们递上来的每一朵夹着信的玫瑰，让我明白原来孩子们早就把最直白的爱，藏进了带刺的温柔里。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得格外刺耳，我望着那些熟悉的脸庞，喉咙突然发紧，泛红的眼眶装着不舍的眼泪。那个每天背英语单词的孩子红着眼睛问：“老师，你们还会回来吗？”我对着教室的所有孩子，郑重地说出我们的约定：“未来见！”这三个字是我们给彼此种下的一颗种子，约定要在各自的人生里努力生长。

回程的车上，望着后视镜里渐渐缩小的校园，翻开一封封残留温度的书信，那些和孩子们一起讨论梦想的日子，那些每个星期赠送的玫瑰，还有无数个互相治愈的瞬间，早已在我们心里开出漫山遍野的花。这份不可复制的记忆，让我们在各自的人生路上，永远保持向光生长的勇气。

拉咪乡的风会记得，我们上过的每一堂课；粉笔灰与玫瑰香交织的时光里，谢谢你们赠予我最璀璨的一程。

撰稿人：付敏（文学与新闻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拉咪乡中心校



粉雪，纸鸢与永不落幕的夏天

支教的教室，粉笔灰像永不疲倦的雪花，在阳光里慢悠悠飘着。孩子们总爱把碎碎的想法折进纸飞机，用力一抛，让它们掠过黑板上画的双鱼，飞向窗外不知名的远方。那些算数学时皱起的小眉头，英语课上试探着吐出生涩发音的模样，还有课间挤在讲台前问“老师你会一直教我们吗”的瞬间，都藏在这方天地里，成了最珍贵的宝藏。

记得有次英语课教“dream（梦想）”这个词，我问孩子们：“What's your dream（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）？”甲拉眼睛亮晶晶：“My dream is 当一名主播（我的梦想是当主播）！”苏芳晃着脑袋：“I dream is 成为一名老师（我想成为一名老师！）”。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很多词，但在英语与汉语的交织中，有一些听着想笑，但也非常感慨，这就是当初童年的梦想嘛？这些声音，和粉笔灰一起，轻轻落在教室里，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印记。

在离别之际，29位学生，29封离别信，堆成小山的纸折礼物。歪扭的“老师辛苦了”、画着笑脸的离别信，纸玫瑰能看出孩子们的心灵手巧。每一张皱巴巴的纸里，都藏着孩子攥了好久的诚意——他们把课堂上的笑声、问问题时忐忑、得到表扬后的欢喜，统统折了进去。看着那些或工整或潦草的字，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支教不是我单向的付出，而是我们互相给予力量的旅程。我教他们认识世界的辽阔，他们教我留住心底的纯真。

孩子们的红领巾映着笑，黑板上的双鱼好像也在游。那些纸飞机、粉笔灰、带着体温的手工作品，会变成记忆里的星星，在往后的岁月里闪闪发亮。或许未来某一天，当我想起这个夏天，还能听见纸飞机划过空气的轻响，还有孩子们说“老师，我们的dream（梦）会飞多远呀”的期待。而答案，早就写在他们亮晶晶的眼睛里——只要心里有光，纸鸢就能永远追太阳，飞向没有尽头的远方。

这不是离别，是一场关于成长的约定。那些在教室里飞扬的粉笔灰、载着梦的纸飞机，还有孩子们纯粹的目光，会变成我往后的人生里最温暖的底色。谢谢你们，让我知道，在这平凡的世界里，总有一些小小的、热烈的光，正努力地、勇敢地，向着天空生长。

撰稿人：邓基毅（文学与新闻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宝山镇大岩洞小学



蒲公英与课后约定



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凉山州雷波县的山峦间，当校园里那棵古老的槐树又开始摇曳着新绿的枝叶，我知道，我支教的日子已如沙漏中的细沙，所剩无几。这片土地，这群孩子，就像山间随风而舞的蒲公英，深深扎根在了我的心里。

初到雷波县的那天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既心疼又坚定。弹丸大小的学校连操场都没有。还有那一双双怯生生却又充满好奇的眼睛。但我知道，这里就是我要播撒知识种子的地方，这里的孩子们就是那等待绽放的蒲公英。

还记得第一次和孩子们立下课后约定。那天放学后，夕阳的余晖将教室染成了橙红色。我本想匆匆离开去整理教案，却被几个孩子围住。他们眼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，小声问道：“老师，您能再给我们讲一会儿吗？”看着他们纯真的模样，我毫不犹豫地地点头，于是，我们之间的课后约定便在这温暖的余晖中诞生了。

此后的每一天，放学后的教室都成了我们的小天地。我会给他们讲山外的世界，讲历史的故事，讲科学的奥秘。而他们，总是听得津津有味，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有一次，我给他们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遇到的一位恩师，是如何用耐心和爱心引导我走上求知之路。故事讲完，教室里安静极了，孩子们都沉浸其中。

突然，那个平时最腼腆的小女孩站了起来，她的声音虽然轻柔却无比坚定：“老师，我以后也要当老师，像您一样，把这些有趣的知识温暖的故事讲给更多孩子听。”她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其他孩子也纷纷响应：“我也要当老师！”“我要把知识带回我的家乡！”那一刻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眼中也泛起了感动的泪花。

从那以后，孩子们学习更加努力了。他们会在课后主动查阅资料，准备问题来和我探讨。课堂上，他们积极发言，思维的火花不断碰撞。每一次看到他们那股认真劲儿，我都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教育之星在冉冉升起。

然而，时光匆匆，支教的日子即将画上句号。最近几天，孩子们似乎也察觉到了离别的气息。课后约定的时候，他们不再像往常一样叽叽喳喳地提问，而是静静地围在我身边，有的拉着我的手，有的轻轻拽着我的衣角。

“老师，您能不能不要走？”一个小女孩小声说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。我强忍着泪水，微笑着说：“老师虽然要走了，但你们要继续努力呀。你们不是说要当老师吗？以后会有更多的孩子等着你们去教导呢。”

他们用力地点点头，眼中满是不舍和坚定。我知道，他们已经将那个当老师的梦想深深地刻在了心底。就像蒲公英，即使即将与滋养它的土地分离，却依然怀揣着飘向远方的勇气 and 希望。

如今，站在校园的操场上，望着那随风飘散的蒲公英种子，我知道，我的支教之旅即将结束，但我和孩子们的故事不会落幕。他们心中的教师梦，就像那飘向远方的蒲公英种子，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在另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绽放出绚丽的花朵。而我，也会带着这份珍贵的回忆，带着孩子们的梦想，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。因为，这里永远有我割舍不下的牵挂，有我永远铭记的课后约定。

撰稿人：汪钰阳（文学与新闻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谷堆乡中心校

粉笔落尘处，心火化长星

美姑的群山间，时光的步履悄然加快。当支教日历翻至薄如蝉翼的末页，洛俄依甘乡小学的每一堂课，每一次晨读与暮省，都被镀上了一层名为“告别”的微光。倒计时的钟摆在心上，敲打着不舍，更激荡起一股沉静的力量——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让微光不息，让暖意长存。

教案本上的字迹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拥挤与凝重。那些熟悉的课文，此刻再读，字里行间仿佛都藏着未尽的话语。我反复推敲着每一个环节，添补着引申的注解，勾画着更清晰的脉络。阿合曾对某个数学概念困惑许久，我特意在最后一课的同类型题旁，用红笔标注了更详细的拆解步骤，字迹清晰得如同刻印。这不再是普通的备课，而是将过往的经验、未解的担忧与最深的期许，悉数熔铸成一份份知识的“路标”，期望它们能在孩子们未来的摸索中，成为一点微弱却坚定的指引。窗台上，粉笔灰静静堆积，那是时间流过的痕迹；而教案本上新增的笔迹，则是我试图为孩子们留下的，抵御遗忘的堤坝。

课间、放学后，那方小小的镜头，成了我捕捉光与暖的匣子。不再仅仅是记录日常的欢笑，我更渴望定格那些独特的、稍纵即逝的“瞬间”。害羞的曲比，终于在我的鼓励下，对着镜头露出了缺了门牙却无比灿烂的笑容，阳光跳跃在他清澈的眼底；总爱在课桌下偷偷画画的吉克妹妹，被我“逮到”时正专注地描绘着想象中的彩虹桥，我轻轻按下快门，记录下她笔下稚拙却斑斓的世界。镜头扫过教室斑驳的墙壁，扫过操场边那棵沉默的老树，扫过孩子们奔跑扬起的尘土……这些影像，是时光的切片，是情感的锚点。我知道，当远行的日子来临，这些定格的瞬间，将是我行囊中最沉甸甸的珍藏，更是留给孩子们，回望这段共同岁月时最鲜活的凭证。

“最后一班岗”的坚守，更在那些课后的低语与凝望中。放学的铃声不再只是散场的信号，更成了促膝交谈的邀请。我坐在操场边的石阶上，几个孩子自然地围拢过来。没有刻意的教导，只有朋友般的絮语。

“老师，你走了，以后谁来教我们唱《送别》？”一个声音轻轻地问。

“会有更好的老师来，教你们唱更多好听的歌。”我拍拍他的肩，声音有些发涩。

“我……我想以后去山外面看看，像你一样。”平日里最安静的彝族女孩阿依，忽然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一种陌生的、名为“憧憬”的光芒。

“当然可以！外面的世界很大，但记住，洛俄依甘的根在这里。好好学习，书就是你走出大山最稳的桥。”我握着她微凉的小手，一字一句，仿佛要将这信念刻进她的心里。

这些看似寻常的交谈，是心与心最后的郑重交付。我在孩子们澄澈的眼眸里，看到了迷茫，也看到了初生的勇气。我的话，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只愿成为一粒种子，深埋在他们心田，在某个需要力量的时刻，悄然萌发，提醒他们曾被深深相信过、期待过。

支教的尾声，如同夏夜的萤火，明知短暂，却燃烧得格外明亮。粉笔终将落尽尘埃，教案本会合拢，告别的时刻无法阻挡。然而，在这“最后一班岗”上倾注的所有用心——那反复打磨的知识印记，那定格的纯真笑靥，那耳畔的殷殷寄语——都汇聚成不灭的心火。这心火，不因我们的离开而熄灭，它已悄然融入孩子们成长的脉络，化作他们仰望星空时眼底的微光，成为支撑他们跋涉前路的、心中永恒的长星。长星不坠，书声不息，这或许就是支教者“坚守”二字，最深沉的注脚。

撰稿人：王易浩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美姑县洛俄依甘乡小学校



最后一页是再见

粉笔灰在阳光里缓缓沉降，像一场极细的雪。我站在讲台上，望着台下几十双大眼睛，忽然意识到这方斑驳的黑板即将从我生命中淡出。支教的日子原是一本薄薄的日历，如今已翻到了最后一页。

课代表小林第一个走上讲台。这个总爱把红领巾系得歪歪扭扭的女孩，此刻双手捧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指尖微微发抖。“老师，”她声音很轻，“我们给您写了信。”信封边缘有些毛糙，显然是经过多次摩挲。我接过时闻到淡淡的槐花香——是教室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味道，五月时我们曾一起收集过飘落的花瓣做书签。

越来越多的孩子围了过来。小杰的袖口沾着墨水渍，那是昨天作文课留下的印记；思雨的辫梢上还系着我送她的浅蓝色丝带。他们的信件有的折成纸鹤，有的画着向日葵，有个信封上甚至认真标注着“请老师回家后再拆开”。这些稚嫩的笔迹在夕阳里泛着暖光，像一盏盏小小的灯笼。

“我们拍照吧！”班长突然提议。孩子们立即雀跃着排成歪歪扭扭的队列，后排的男生故意踮起脚尖。当快门声响起时，我注意到窗玻璃上反照出的我们——穿着褪色T恤的我和三十七张向日葵般的笑脸，背景是写满祝福语的黑板。有个孩子悄悄拽住了我的衣角，布料上传来的微微颤动让我想起初春时捧在手心的雏鸟。

放学铃响过很久，教室里还留着几个孩子。小琳突然问我：“老师，明年槐花开的时候，您还会记得我们吗？”她的问题让飘散的粉笔灰都凝固了一瞬。我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，看见自己模糊的倒影映在她湿润的瞳孔里。“会的，”我说，“就像你们会记得乘法口诀表那样记得。”

暮色漫进教室时，我在讲台上发现了一枝野姜花。洁白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，茎秆处细心地缠着防止刺手的胶布。这让我想起雨季里教他们用旧报纸折伞的下午，想起运动会上他们为我别上的号码布，想起所有那些我以为自己在教授，实则不断获赠的瞬间。

返程的车上，我轻轻拆开那些信件。有张纸条飘落出来，上面用铅笔写着：“老师，您说每个告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。”车窗外，远山的轮廓渐渐隐入夜色，而我的掌心还留着孩子们手指的温度。最后一页日历翻过时，原来会化作信笺里夹着的花瓣，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突然散发出淡淡的香气。

撰稿人：张峡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金山镇中心校



时光荏苒 真情无限



在雷波县西河镇罗山溪小学的支教时光，如一捧细沙从指缝间悄然流逝，转眼间，一学期的光阴已近尾声。站在教室的讲台上，望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黄的操场，望着孩子们如繁星般闪烁的眼睛，我的心仿佛被一根无形的藤蔓缠绕，越收越紧，满是不舍与眷恋。这片土地，这群孩子，这段与教育同行的岁月，早已在我心底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

初到罗山溪小学时，校园的质朴让我心头一颤。鹅黄色的围墙、朴素的教学楼，却在春风的吹拂下绽放出勃勃生机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教室的玻璃窗上，孩子们早已端坐在课桌前，用稚嫩的手指在晨露未干的课本上描画字母，他们的眼神如溪水般清澈，对知识的渴望像山野间的野花，倔强而热烈。面对这些初次接触英语的孩子们，我像一位领航员，带着他们驶向陌生的海域。字母“A、B、C”是航船的风帆，单词“apple、cat、book”是沿途的灯塔，句子“How are you?”“I'm fine, thank you.”则是海浪中跃动的音符。课堂上，他们从怯生生地模仿发音，到争先恐后举手对话；从用中文标注单词读音，到逐渐能流畅朗读短文——每一个微小的进步，都像夜空中的萤火虫，虽微小却明亮，照亮了我支教的旅程。

而教育事业于我，恰似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。当看到那个曾经连“Hello”都发音颤抖的女孩，如今能自信地用英语讲述自己的家庭；当发现那个总爱走神的男孩，在英语童话故事吸引下，眼中燃起了求知的光；当收到学生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的卡片，上面写着“Teacher, you are my favorite star”——我的心仿佛被春风拂过的湖面，荡漾起层层暖意。教育的力量，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，而在于点燃心灵的火种，在于让每一个生命在爱的浇灌下舒展枝叶。当看到吉洛惹的考出了80分的好成绩，当收到卢其布体发来的短信“祝你工作顺利，天天开心快乐。我们快毕业了，有缘再见”，当听到吉洛阿东和吉日子高问我“曾老师您下学期还来吗”，吉洛扬峰、吉洛布前说很喜欢我的英语课，吉洛杨军说我是他心目中最好的老师时，我心里备受感动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和信念。支教的每一天，我都在与这些纯真的灵魂共同成长，他们的笑容是我最珍贵的勋章，他们的泪水是最深刻的鞭策。

如今，离别在即，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了记忆的相册。那间洒满阳光的教室，黑板上还留着未擦净的英文板书；那小小的操场边，还回荡着课间游戏的欢声笑语；那条跨越山溪的小桥，还印着我们清扫卫生时的足迹……孩子们悄悄塞给我的手工礼物——用彩纸扎的一束束花、用彩笔画的“老师像大树”的卡片、用石头拼成的英文名字——每一件都让我鼻尖发酸。他们问我：“老师，你会回来吗？”我望着他们蓄满泪水的眼睛，喉咙像被山风噎住，说不出话来。但此刻，我暗暗许下承诺：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再次回到这里，继续站在这三尺讲台上，为孩子们点亮知识的灯火。这片土地，这些孩子，早已将我的牵挂编织成了无形的网，任时光流转，也难以挣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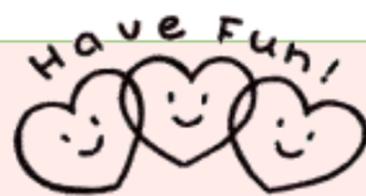
时光荏苒，但真情如罗山溪的溪水，永不会干涸。支教的日子虽短，却让我深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——它是用爱浇灌的田野，是用心搭建的桥梁，是无数平凡瞬间汇聚成的星辰海。离开之际，我将这份眷恋化作承诺：无论未来身在何方，我都会铭记罗山溪的山水草木，铭记孩子们澄澈的目光，铭记那盏为教育而燃的灯。若有幸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我定将携更多的热情与资源而来，与这里的师生共绘希望的画卷。因为在这里，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奇迹，每一颗心灵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

时光流逝，真情永驻。罗山溪的清风会记得，山溪的流水会记得，彝乡的孩子们会记得，那些在阳光下绽放的野花，会永远盛开在我的记忆里。而我的心，也永远属于这片充满爱与希望的罗山溪小学。

撰稿人：曾文奕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西河镇罗山溪小学



暖光漫过山海间



当第一缕晨曦洒在斑驳的教室窗棂上，我望着讲台那七十几张熟悉的脸庞，忽然意识到，支教生涯已步入尾声。黑板上，“最后一课”几个粉笔字格外醒目，那是孩子们课前偷描的痕迹，歪歪扭扭，却满是眷恋。

言教的是英语，可临别前，更想孩子们学会的是用语言去触碰生活的温度。上周，我翻出旧词典，在最后一页折了页角，那是个小史的山区男孩送的。他说：“老师，词典里夹着一张我画的船，将来漂洋过海时，您就把它寄给我。”我笑骂他胡闹，却在深夜里对着那艘纸船发了半小时呆。

最后一课，我带去了一只旧铁盒，里面塞满了用硬纸片做的单词卡片。卡片正面是单词，背面是我用彩笔画的配图：有穿校服在购物的少女、有街边举着水果的摊贩、还有孩子们在清晨努力的做早操。我挨个发给大家，说：“以后想我了，就翻开词典第217页，那里有一只纸船。把卡片插进去，它会载着你们的单词漂过大海。”

教室里突然安静了。阿巫突然举起手，她很特别，头发是铁打的两根麻花辫，很可爱。今天辫梢系了朵红蝴蝶结。“老师，那我呢？”她用蹩脚的英语问，“What about me?”我说：“你的单词是‘teacher’，背面画着你教其他同学读单词。”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卡片，突然轻轻咬住下唇。

课后，我在办公室写下了最后一行教学日记：“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背诵，而在于用它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的桥。当孩子们学会用英语说‘我想去县城买钢笔’，而不是‘I want to be a scientist’时，教育才算真正落地。”

临别那天，小史把纸船塞进我行李箱。我望着他身后那座被晨雾笼罩的山，忽然明白，教育的余晖，不在于照亮远方的海，而在于让山里的孩子看见，脚下的路也能通向星辰。

撰稿人：王露悦（外国语学院）
支教学校：雷波县金沙镇中心校